

怀念 Russell Ross

廖端芳

(衡阳医学院, 湖南省衡阳市 421001)

三月二十日, 美国和瑞典的朋友同时通过 E-mail 告诉我, 世界著名的心血管病理学家, 动脉粥样硬化“损伤反应学说”的创立者 Russell Ross 因癌症手术后并发症医治无效, 与世长辞。熟悉他的人无不感到十分惋惜和万分悲痛。

第一次熟悉 Russell Ross 的名字是 1992 年, 他在《Nature》发表长篇综述《The pathogenesis of atherosclerosis a perspective for the 1990s》。我反复读过几遍, 受益匪浅。后来见《五心血管病研究展望》和《中国动脉硬化杂志》全文登载了该综述的译文, 方知 Ross 的名望。1994 年, 笔者受《Circ Res》副主编 Bradford C Berk 博士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修。因 Dr Berk 既是内科学教授又是病理学教授, 和 Ross 共同承担 NIH 的重大研究项目, 我被派到属于病理学系的 Ross 实验室做部分研究。第一次见到 Ross 是在 Ross/Berk 联合 Lab Meeting 上, 我原以为 Ross 一定是位威严的老者, 居然当作 Ross 的面把该实验室的一位老年技术员当成了 Ross。其实 Ross 看上去并没有大科学家的派头, 而象一位憨厚可敬的老者, 身体微胖, 个头也不高, 不象是典型的欧洲人, 当我向他介绍衡阳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和《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并告之我们将他发表在《Nature》的文章译成中文并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员认真阅读时, 他既惊讶又高兴地笑了。并说, 你们的工作了不起, 今后有机会一定去中国看看, 去你们研究所看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Ross 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有一次, 我需要准备一次有关 Homocystein 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讲座, 得知 Ross 早在六十年代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想向他借点资料。他非常爽快地要秘书找到六十年代的科研记录及原始资料, 还提供了几张照片。30 年前的科研资料保存非常完整, 记录照片清清楚楚, 令我惊讶不已。还有一次, 我正在做从条件培养基中分离纯化 MAPK 激活因子的研究, 久攻未克, 遂向 Ross 请教, 他认真分析了 my 的研究结果, 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建议, 还主动安排技术员借给我一套层析柱, 使我的研究很快获得突破。

1997 年底, 我离开华盛顿大学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Steven L Pelech 实验室。临走前, 我们约好合个影, 当我第二天西装革履带着相机赶到时, 他的秘书电话转告我, Ross 临时外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已经离开西雅图, 并对不能如期赴约深表歉意, 并说他曾许诺今后要去中国, 去你们研究所。谁知这却是我们的永别, 让我留下终生遗憾。Ross 走了, 世界心血管病理学界失去了一位领路人。他的朋友, 他的同事, 他的学生及所有接受“损伤反应学说”的科学家们, 定当继承他的遗志, 发扬创新精神, 不断进取, 不断创新, 造福人类。

(此文 1999-05-19 收到)

(此文编辑 胡必利)